

邹艳 著

月泉吟社研究

徐儒宗题




人民教育出版社

邹艳 著

月泉吟社研究

徐儒宗题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孙兴民

封面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伍 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月泉吟社研究/邹 艳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2

ISBN 978-7-01-011390-6

I. ①月… II. ①邹… III. ①古典诗歌-诗歌研究-中国-元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63399 号

月泉吟社研究

YUEQUAN YINSHE YANJIU

邹 艳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保定市北方胶印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1.5

字数:265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1390-6 定价:3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方 勇

《月泉吟社研究》为邹艳同学的博士学位论文，是沿着我的博士论文《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有关章节进行大力开拓和深入研究的又一新成果，标志着月泉吟社研究已取得了重大突破。

我国诗人雅集，自东晋永和九年(353)王羲之等一觴一咏于兰亭以来，至唐宋便进入发展期，而宋末元初的浦江月泉吟社，不仅是文学史上第一个规模大、组织严、诗作丰富的诗社，其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发生的数千南宋遗民的诗歌大联唱，实质上还是向蒙元统治者发起的一次政治抗争。这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也是浦江县历史上有文字记载以来最值得称道的一桩盛事。月泉吟社的遗址在我的故里，吟社的重要组织者方凤是我的二十四世祖，因此我对月泉吟社的历史一直很关注，对它的研究也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由于这些原因，兼以月泉吟社在宋元遗民文化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在做博士学位论文《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时，最为用心剖析的事例就是浦江月泉吟社。遗憾的是，我完成这篇博士学位论文后，便于1997年7月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重新回到了先秦汉魏六朝诸子学研究上，而对浦江月泉吟社的进一步研究已无暇顾及，然于心实有所不甘。故自2002年招收博士研究生以来，所定研究方向虽皆在诸子学方面，但我还是破例招收了邹艳同学，

让她沿着我的博士论文有关章节的基本思路,全力研究浦江月泉吟社,并拟定其学位论文题目为《月泉吟社研究》。

邹艳同学本为唐宋文学硕士,后又在江西南昌大学中文系担任古典文学科研和教学工作,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已有十余年之久,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较丰富的科研经验,科研成果相当丰富,故而让她来完成《月泉吟社研究》,实为理想人选。邹艳既列我门下,果能不负我之所望,心无旁骛,全力投入对月泉吟社的研究,而我亦悉心指导,尽可能予以帮助,提供各方面的文献资料,包括我所藏整部《浦阳仙华方氏宗谱》,使她顺利完成了《月泉吟社研究》的撰写工作,并获得了专家们的充分肯定。

细审《月泉吟社研究》,著者能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月泉吟社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从诗史、诗社、遗民文学三个方面弥补了以往文学史之不足。全书深入考察了月泉吟社形成的旧社基础和时代背景、该诗社的组织形式及一系列活动情况,又结合浦江独特的地域文化及几大家族的历史变迁等来分析,使月泉吟社研究全面而又深入,较真实地展现了该社的历史面貌。著者既能从地域、家族等历史文化视角来分析研究对象,也能纵向观照研究对象承前启后的主要脉络走向,多有突破和创获。其中对月泉吟社在诗歌史上的影响、意义、定位等相关问题的探讨,著者每有开拓性的见解,尤其值得肯定。

《月泉吟社研究》是第一部全面研究该诗社的专著,无论从选题还是内容上看,均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著者尝试着用文学、民俗、历史、美学及综合互证的研究方法,将文献与批评相结合,史实与艺术剖析相结合,在广泛考证文献的基础上展开分析和评价,提出了许多新见解。著者还多次到浦江县走访月泉吟社旧址,重视实证考察,占有许多第一手资料,因此该著所得出的结论也具有相

当高的可信性和很强的说服力。我相信,此书的面世,定能引起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也一定会大大推动浦江县对月泉历史文化的开发。

月泉在浦江旧县城西二里,其泉随月为之消长,自朔至望则盈,自望至晦则退,而从宋元建书室(院),尤其是至元二十三年月泉吟社集会以来,其声名更是远播海内,实为浦江文脉之所系和浦江文化对外传播的最重要窗口。但自晚清以降,社会动荡不已,月泉及其书院渐被废弃,甚或野兔出没其中,农夫耕种其上,浦阳千年文脉,已是不绝如缕。故一邑有识之士,无不感到痛心。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先负笈北国,后复求学南土,偶归故里,必与乡贤有所过从,言谈之间,每以乡邦不能开发月泉文化为憾,故痛骂有司者恒有之。

然近十年来,随着国家文化大环境的不断改善,和邑人呼声的日益高涨,月泉文化的开发终于有了新的进展。2010年5月4日下午,我应浦江县宣传部、文化局、文联等部门的盛情邀请,在县府会堂“月泉讲坛”开坛仪式上作了一场题为《月泉吟社的历史地位》的讲演,使沉寂七百年之久的月泉讲坛得以重现人间,于是浦江各界人士对月泉吟社和月泉文化有了更为深刻甚至全新的认识。2012年6月,浦江县委办公室、浦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联合下文《关于建立浦江县月泉文化遗址建设工程领导小组的通知》,标志着月泉文化已进入实质性开发阶段。值此之际,邹艳博士的专著《月泉吟社研究》又得以在人民出版社出版,更为月泉文化的开发助以一臂之力。欣喜之余,特作斯序,以为祝贺。

2012年9月12日于上海

目 录

序	方勇 1
导 论	1
第一章 从月泉旧社到月泉吟社	12
一、月泉吟社名称的由来	12
二、月泉吟社的规模特色	20
三、月泉吟社形成的时代背景	34
四、月泉吟社形成的思想基础	45
第二章 从浦江望族看月泉吟社的形成	54
一、浦江聚族“同居”的世风 ——以吴氏家族和郑氏家族为例	54
二、簪缨蝉联不绝、清节素风传家的方氏家族	66
三、方氏家族的处士精神与富春江的人文气息	71
四、开金华诗学之盛的方凤	76
五、吴氏、方氏两大家族的联合 ——以吴渭、方凤为轴心	87
第三章 月泉吟社主要成员及其交游创作	96
一、月泉吟社的成员考证	97

二、月泉吟社主要成员介绍	102
三、月泉吟社主要成员的交游创作	137
第四章 月泉吟社竞赛诗作的意象特征	144
一、月泉吟社竞赛诗作的意象概述	144
二、月泉吟社竞赛诗作对传统意象的运用与诠释	148
三、月泉吟社竞赛诗作的意象组合	192
第五章 月泉吟社征诗宗旨和竞赛诗作的情思内涵	200
一、《春日田园杂兴》之题“趣”	202
二、月泉吟社竞赛诗作的情思内涵	207
三、从评诗者的思想看月泉吟社的征诗宗旨 ——以谢翱为中心	214
四、对陶渊明精神的新发掘及意义 ——兼谈南宋遗民在陶渊明接受史上的新贡献	224
五、余论：月泉吟社的征诗主旨与征诗规模的关系	233
第六章 月泉吟社的《诗评》和“评诗” ——从王士禛重新排名说起	236
一、王士禛重新排名探析	236
二、月泉吟社的《诗评》	247
三、月泉吟社的评诗准则	251
四、月泉吟社主要成员与元诗“宗唐得古”倾向	265
第七章 月泉吟社的影响	274
一、月泉吟社对后世诗社的影响	274
二、月泉吟社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	285
三、月泉吟社竞赛诗作在后世的传存	291
结 语	307

附 录	310
一、表 1:月泉吟社成员表	310
二、表 2:宋元吴溪吴氏家族成员仕宦表	319
三、《月泉吟社诗》常见版本的比较	321
四、《月泉吟社诗》的版本调查	326
参考文献	338
后 记	357

导 论

南宋灭亡初期,南方文坛活跃着遗民的身影。在抗元英雄文天祥、谢枋得等爱国精神的感召下,文人纷纷用手中的笔记录下蒙元外族入侵带来的变化,抒写异族统治下的耻辱与苦闷。随着时间的流逝,蒙元统治者访求汉族人才的不断进展,遗民群体出现了一些细微变化,其中至元二十三年(1286)是个重要的转折。是年,元世祖下诏:“自会省、部、台、院必参用南人”,并遣贤直学士南人程钜夫赴江南访求人才。此举在遗民当中激起千层浪。在婺州浦江县,前义乌令吴渭,延请方凤、谢翱、吴思齐召集了一次声势浩大的诗歌比赛。因浙江婺州浦江县有一处名泉曰“月泉”,故此征诗及相关活动遂称月泉吟社,竞赛诗作集遂名《月泉吟社诗》。

杨镰先生在《元诗史》中将月泉吟社称为“奇迹”:

作为一个民间诗人的社集,月泉吟社具有了一切特点,并影响了几代的诗人,一直波及到明初。一个有两三千人实际参与的任何文化活动,特别是完全处于自发状态,起自民间,这在信息并不发达的宋元之间都是奇迹了。

清初文坛领袖王士禛见到《月泉吟社诗》“遍和之”,并且进行

重新排名。《带经堂诗话》和《池北偶谈》^①均有记载：

宋末浦江吴渭倡月泉吟社，赋田园杂兴近体诗，名士谢翱辈第其高下，诗传者六十人，清新尖刻，别自一家。予幼于外祖邹平孙公家见古刊本，后始见琴川毛氏本，常遍和之。窃谓皋羽所品高下，未尽当意，因戏为易置次第如左：春日田园杂兴 第一名子进，本名魏新之，号石川。第二名魏子大，梁必大。第三名全泉翁，全璧，字君玉。第四名山南隐逸，刘应龟，字符益。第五名躡云，翁合老，仲嘉。第六名仙村人。第七名方赏，方德麟，号藏六。第八名高宇，梁相，字必大。第九名俞自德。第十名槐窗居士，黄景昌。十一名东湖散人。十二名徐端甫。十三名仇近村，仇远，字仁近。十四名陈希邵，陈舜道。十五名子直，魏石川。十六名司马澄翁，冯澄，字澄翁。十七名陈纬孙，何教。十八名闻人仲伯，陈希声。十九名君瑞，二十名田起东，刘汝钧，号蒙山。二十一名罗公福，连文凤，号应山，原第一名。

明清两代藏书家、刻书家、文学家、史学家对月泉吟社也极为重视。元明清学者如陶宗仪、毛晋、钱谦益、黄宗羲、金俊明等均对月泉吟社颇为用心。陶宗仪在《说郛》中将月泉吟社的社规、誓诗坛文、诗评等详尽记载，毛晋汲古阁将月泉吟社诗精校精刊，金俊明手抄《月泉吟社诗》。黄宗羲“暇日翻阅藏书，日见有标题《月泉吟社》者，急检视之”，钱谦益“欲网罗之以补新史之阙，以洗南朝李侍郎之耻。”可见，《月泉吟社诗》深为后世重视。

^① 见《带经堂诗话》卷二十五《韵事类上》，《池北偶谈》卷十九《谈艺九》。

月泉吟社尤其为元、明两代遗民珍视。金俊明将《月泉吟社诗》、《谷音》、《河汾诸老》、《中州集》、《中州乐府序目小传》归为一类。毛氏汲古阁《诗词杂俎》^①也将《月泉吟社诗》、《谷音》、《河汾诸老诗》一起刊刻。清代朱彝尊同样将《月泉吟社诗》、《谷音》相提并论：

诗以言志，诵其诗可以知其志矣。顾有幽忧隐痛不能自明，漫托之风云月露美人芳草，以遣其无聊，则既非志之所存，而工拙亦在文字之外。后之人欲想见其为人，得其么篇短韵，相与传而宝之，洵乎诵其诗，尤必论其世也。……从来易姓之际，孤臣节士不见载于朝野史者，何可胜数？其偶然著述，或隐姓名，或仅书甲子，如今所传亡宋遗民《天地间集》、《月泉吟社》、《谷音》之类是已，是皆不必其词之工以为重。……庶几比于谢翱、吴渭、杜本所录，可以观矣。（《天愚山人诗集序》，《曝书亭集》卷三十六）

朱彝尊将《月泉吟社诗》与《谷音》、《天地间集》一起视为“亡宋遗民”之诗，认为其人皆为“易姓之际，孤臣节士”，不必以“其词之工以为重”，“工拙亦在文字之外”。天愚山人对月泉吟社予以高度评价，认为月泉吟社诸诗人之为人即可“相与传而宝之”了。然而，从月泉吟社目前在文学史、诗学研究史上的地位来看，虽然不能说是荒芜，但至少可以说研究和挖掘的程度与吟社自身的魅力

^① 汲古阁《诗词杂俎》：曰《众妙集》，曰《剪辑集》，曰《四时田园杂兴》，曰《月泉吟社诗》，曰《谷音》，曰《河汾诸老诗》，曰《三家宫词》，曰《二家宫词》，曰《二妙集》，曰《漱玉集》，曰《断肠词》，曰《女红余志》，共十二种。

很不相符,处于亟待开发的状态。

古典诗歌的研究,自古至今备受关注,但是元代的诗歌研究则起步较晚。与其他断代诗歌相比,元诗的研究成果和关注程度都远远不够,元代初期诗歌的研究就更是微乎其微了。通观历年的文学史,大都将焦点集中在元代散曲、杂剧,至于诗歌研究也是重点关注元诗“四大家”,对元代初期的诗歌更是一笔带过,几乎未提到月泉吟社,即便是诗学研究专著也同样如此。陈良运《中国诗学批评史》(第十七章 金元诗论缀要)认为,元初诗歌主要受到来自南宋末期“四灵”“江湖派”的影响。汪涌豪、骆玉明主编《中国诗学》(第一卷“再度融合的新流”)认为,元代前期诗坛的最大特色是“庞以蔚”。“庞”是指元前期诗坛的丰富性、复杂性;“蔚”是指其繁盛而富有生机。作者引用了《元诗选·凡例》中欧阳玄的话来概括元初诗坛的总体面貌。将元初诗人分为两大类:北方诗人由金入元,一部分诗人是遗民诗人,一部分是元朝开国之臣;南方诗人以方回、戴表元、赵孟頫等由宋入元的诗人为代表,认为宋、金、元的不同风会交相汇流,撞击出生命力更为强盛的元诗,“众派汇流”。张涤云《中国诗歌通论》(第四章第一节“辽金元诗派”)注意到了遗民诗人在元初诗坛上的地位,但是以“河汾遗老诗派”和“雪堂雅集诗派”为代表。作者认为元初诗坛仍与金初一样,主要以遗民诗人为主。由宋入元的有方回、戴表元、陈孚、黄庚、赵孟頫、宋无等,由金入元的有元好问、李俊民、郝经、刘因等。指出元初遗民诗人虽人数众多,但地域分散于南北各地,难以形成像金初那样的遗民诗派。即便细查元初诗坛,某一部分遗民诗人形成流派也只有河汾遗老诗派。张晶《辽金元诗歌史论》第三编认为元代前期的诗歌是“众派汇流”:由金入元的诗人是元好问和李俊民,二者分别代表了金前后时期;由宋入元的诗人是方回、黄

庚、戴表元。而将许衡、刘因、饶鲁、吴澄、程钜夫、虞集、袁桷、许谦、柳贯等称为理学家之诗。龙榆生的《中国韵文史》则对元代诗歌描述得极为简洁,认为整个元代诗人都在蒙古异族的压迫下,士气消沉,诗歌无甚特色,而元初期的诗歌与宋末江湖一派的纤佻不同,开始出现刘因、王恽这样的风骨高迈之作了。

以上著作中陈著比较强调元初受到四灵、江湖诗派的影响。汪涌豪、骆玉明二位先生在众派中没有关注南宋遗民诗人对元初诗坛的影响。张著关注到了元初的遗民诗歌,但以河汾诸老为代表。张晶先生在元初众多的诗人群体中也没有关注到早期的遗民诗人。可见,月泉吟社研究在现有文学史和诗学史中近乎空白。

杨镰先生的《元诗史》是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关注月泉吟社的断代诗歌史专著。该书将月泉吟社视为元代同题集咏^①,设专节介绍月泉吟社。杨先生指出,当时江南各地,特别是一些自古就重视诗文的郡邑,都有吟社(诗社)或类似的组织,这种赛诗之会也并非唯一一次,但这次竟然在战争硝烟刚刚散去的江南城镇村墟,引起了空前广泛的关注,是元代并不出色的诗社中唯一有广泛影响力的诗社。此外,王水照先生、熊海英女士著《南宋文学史》第四章“王朝终局与文学余响”在论及“亡国之诗,遗民心史”时,极为简要地提及月泉吟社“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抒发眷怀故

^① 杨镰先生将月泉吟社咏“春日田园”、咏物诗、西湖竹枝词、宫词与上京纪游诗、咏梅归为同题集咏,并认为同题集咏是元代诗坛的一个推动力,不但使诗歌得到普遍的应用,也使诗人在更大的程度上贴近了生活,诗人之间因之具有了广泛的交流渠道。同题集咏是元诗史的特点,也是元诗的组成部分。同题集咏几乎是可以无限制拓展的题目,元诗因此而充满活力。见《元诗史》第626页至第632页。

国、与元不共戴天的情怀气节。”^①徐永明先生专著《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研究》在介绍方凤的主要经历时提及月泉吟社。

尽管月泉吟社在文学研究史和诗学研究史上缺乏应有的地位,所幸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现了两部力作:方勇先生《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和欧阳光先生《宋元诗社研究丛稿》,分别从遗民和诗社两个角度对月泉吟社进行全面探究。方勇先生在《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中最为用心剖析的事例就是浦江月泉吟社^②。该书从遗民诗人群体的角度,论述了以方凤等为首的浦阳群,分析了月泉吟社吴渭主盟征诗的缘由、月泉吟社活动形式的独创性,考述了月泉吟社社员及《月泉吟社诗》的版本,对月泉吟社的主要人物方凤、谢翱等的经历、创作以及月泉吟社竞赛诗作的情感主旨也做了一定的阐释。欧阳光先生《宋元诗社研究丛稿》对月泉吟社的结社与活动形式、月泉吟社的作者等进行考证,对方凤的生平和创作做了较全面的探析。以上两部著作从遗民和诗社角度发掘月泉吟社的价值,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与研究专著相比,单篇的学术论文数量虽有所超过,但角度和深度均未能超出,主要从遗民的角度来论证。如:徐儒宗《元初的遗民诗社——月泉吟社》、张文德《月泉吟社与遗民抗节》、王次澄《元初遗民诗人的桃花源〈月泉吟社〉及其诗》、施新《论〈月泉吟社诗〉及其在遗民诗史中的地位》《〈月泉吟社〉活动形式考》《触

① 王水照、熊海英撰《南宋文学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0页至第331页。

② 方勇先生在《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再版序中讲到:“这不仅因为月泉吟社遗址就在我的故里,我的二十四世祖方凤公又是月泉吟社的重要主持人。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月泉吟社那件大事情,是数千南宋遗民在诗歌大联唱的幌子下向残暴的蒙元统治者进行了集体抗争,成了浦江县历史上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为天下文人士子所津津乐道的一桩盛事。”

物兴怀言不尽,春来非是爱吟诗——〈月泉吟社诗〉主旨及影响》等文章专论月泉吟社,凸显遗民气节的精神风范。在宋元之际遗民文学研究的论文中,也多以方凤、谢翱为遗民之代表来论述,较少提到月泉吟社,即便提及也仅一笔带过,点到为止。近两年来,出现了从田园诗的角度来观照月泉吟社的论文:章琦《试论宋代田园诗的绝响及其余音——以〈四时田园杂兴〉和〈月泉吟社诗〉为例》和周青《试析田园诗在宋元之际的衍变——从〈四时田园杂兴〉与〈月泉吟社诗〉谈起》。由于月泉吟社征诗题目是《春日田园杂兴》,章文和周文将其视为田园诗,论述了田园诗在宋元之际的新变,研究角度新颖,突破了大多数研究成果,从田园诗的角度揭示了《月泉吟社诗》的价值。

综上所述,月泉吟社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与文学史微观研究的深入不无关系。但是现有的成果无论在规模还是数量上,与月泉吟社应有的地位仍不相符。月泉吟社是易代文学的代表,其价值尚未被充分发掘。《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将月泉吟社视为遗民诗人群体互动中的典型事例,《宋元诗社研究丛稿》则将其作为宋元诗社中独具特色的诗社,二者都只将月泉吟社作为个案来研究。鉴于个案式的定位和研究规模远不能揭示月泉吟社应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笔者将月泉吟社作为研究对象,力图对吟社及其诗集进行全面、系统的阐释,通过论证月泉吟社产生和活动的内因和外核,诗集的审美特征和精神价值,以揭示月泉吟社在诗歌发展、诗社发展史上的意义,补现有古代文学史和诗学史之缺失,丰富古代诗社研究的成果。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易代有易代之文学,明末藏书家毛晋将《月泉吟社诗》与《河汾诸老诗集》、《谷音》等刊刻成套,清代金俊明手写《月泉吟社诗》、《谷音》、《河汾诸老诗》、《中州集》、《中州

乐府序目小传》，可见《月泉吟社诗》与《谷音》、《河汾诸老诗集》已经成为元初遗民诗歌的象征。在以上三部元初遗民诗集中，《谷音》和《河汾诸老诗集》均出现了研究专著，陈冠梅著《杜本及〈谷音〉研究》和刘达科、阎凤梧著《河汾诸老研究》，唯独月泉吟社尚无，不可不谓一大憾事，这种状况与月泉吟社自身的价值也不符，本书意欲弥补此空白。

尽管月泉吟社研究取得了不小的突破，但仍存在不少的“疑点”，如：

第一，吴渭为什么借范成大的诗歌题目《春日田园杂兴》征诗，在《诗评》中却强调要“与义熙人相尔汝也”。这种外“范”内“陶”的做法，其理由是什么？

第二，王士禛对月泉吟社进行了重新排名，王士禛自己说是“戏为之”，清四库馆臣也认为只是时代不同所致。笔者认为作为清初文坛大家的王士禛见到《月泉吟社诗》“常遍和之”，此举说明王氏重新排名并非仅仅是好玩，那么王士禛重新排名的真正理由究竟是什么？

第三，在《月泉吟社诗》中，笔者发现第十二名邓草径，别注有“号蒙山”，第十七名田起东的别注有“刘蒙山”。方勇先生和欧阳光先生都对刘汝钧进行了考证，但均忽视了此问题。两个“蒙山”，是巧合？还是同一个人呢？

第四，月泉吟社征诗发生在元至元二十三年，离南宋灭亡正好十年。十年，对亡国之人来讲还不算久。在大乱初定，人们还沉浸在亡国之痛之时，吴渭为什么要以《春日田园杂兴》这种牧歌式的诗题征诗？在短短的三个月中，竟然收到两千多卷诗，其影响之大在类似的活动中实属空前。那么月泉吟社的空前“魅力”来自何方？征诗题目、时代氛围、规模影响等相一致吗？